

# 阿达拉·勒内

[法] 夏多布里昂著  
曹 德 明译



漓江出版社

52

47.1352

XJ

# 阿达拉·勒内

[法] 夏多布里昂著  
曹德明译

漓江出版社



**阿达拉·勒内**

[法] 夏多布里昂 著  
曹 德 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厂址: 湖南省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5 插页 4 字数 115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ISBN 7-5407-1925-7/I·1190

---

定价: 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法国小说家夏多布里昂 (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t, 1768—1848) 生于法国北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从小生活在荒野的环境中，养成了孤独的性格，只有姐姐同他性情接近，成为他唯一的知心朋友。童年的生活在他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着重要影响，小说《勒内》就是他本人经历的真实写照。

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浪漫主义言情小说在法国非常流行，像英国作家戈德温的小说《加来勃·维廉斯》在法国一度拥有许多读者。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对法国也有较大影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成法语后发行量极大。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经过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人追求浪漫、陶醉于非现实的言情故事的普遍心理。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勒内》正与广大读者的精神需求相吻合，因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评论家认为，夏多布里昂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夏多布里昂的小说特点是，读者能够从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他在《阿达拉》中描绘了美洲原野的大自然风光和主人公阿达拉的愛情悲剧，故事的发展与风土人情的画卷同时在读者面前展开。《阿达拉》曾有过一个副标题：“荒原中的两个野蛮人之恋”。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而且富有诗意的小说，其中一半为自然风光的描写，另一半是故事的叙述，爱情的烦恼和原野的美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创作手法新颖，获

得了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

《阿达拉》的主人公之一老酋长沙克达斯在月光下和流亡于路易斯安那的法国青年勒内同乘一条独木舟，在密西西比河上顺流而下，老人对勒内叙述了他坎坷的经历。沙克达斯年轻时随父与敌对的印第安部族作战，结果父亲不幸阵亡，他成了西班牙人洛佩兹的义子，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可他渴望自由，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保护人，回到了原野里，不料却成了敌对部族的俘虏，并被告知他将被活活烧死。敌方首领的女儿阿达拉乘着黑夜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和他一起逃进森林。阿达拉心里爱着沙克达斯，但她却一直拒绝他的爱。一场暴风雨之后，传教士奥布里神甫收留了他们。阿达拉却因绝望而服毒自杀，临死前她终于把埋在心底的秘密告诉了沙克达斯和神甫。原来母亲在弥留之际让阿达拉发誓此生决不嫁人，把她的贞操清白交给上帝。沙克达斯和奥布里神甫安葬了阿达拉后便分手了。几年以后，沙克达斯的后人在尼亚加拉瀑布边向一个欧洲旅行家叙述了沙克达斯与奥布里神甫殉难的经过。

夏多布里昂在这部小说的楔子中首先用大量的

笔墨向读者描绘了壮观的密西西比河和两岸艳丽多彩的美洲原野风光。在画一般的自然景色中，第一个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因双目失明而无法领略山河美景的老酋长沙克达斯，这种安排一下子就形成了小说的悲剧气氛。在沙克达斯的叙述中，读者始终可以看到原野美妙的景色和爱情的苦恼之间的对照。夏多布里昂的这种描写手法，与以往的爱情小说截然不同，收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阿达拉》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就其故事本身而言，情节并非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但是，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美丽的大自然作为爱情悲剧的陪衬，从而成功地渲染了悲剧气氛，使读者流下了同情之泪。小说发表后便轰动一时，深受读者喜爱，第一年就发行了五版，第二年被译成七国文字。许多画家、雕刻家和作曲家都曾以这部小说为题材进行创作，甚至有一些理发师、钟表制造商和瓷器制造商也受到启发，以故事中的人物为模特。《阿达拉》成了一部极受欢迎的畅销小说，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勒内》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勒

内之口向读者描绘了法国大革命后处于忧郁绝望中的没落贵族的心理状态。《勒内》的故事围绕着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的法国青年勒内展开，他的经历就是小说的主体，故事的发展也是由主人公的叙述表达出来，这与《阿达拉》有着相同之处。而且，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同《阿达拉》一致，因此，它成了《阿达拉》的一部续集。

勒内出身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不幸的童年使他从小养成了孤独忧郁的性格和沉溺于幻想的习惯。平凡的生活和旅行都不能充实他的思想。只有当他和姐姐阿梅利在一起时才感到愉快和温暖。阿梅利突然疏远了他，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他深感世态炎凉，人间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于是，厌世情绪开始左右着他的行动，有时他甚至想自行了结生命，以求永远摆脱尘世的烦恼。当他了解了真相后，终于一头扎进了新世界的荒原里，开始了流亡生活。一封欧洲来信给他带来了姐姐阿梅利去世的噩耗，勒内从此更深刻地陷入了无限的惆怅和痛苦之中。在义父沙克达斯和传教士苏埃尔神甫的劝说下，他终于向他们敞开了心扉。勒内得到了



沙克达斯的同情，然而，苏埃尔神甫却严厉地教训了他，他要勒内放弃无谓的幻想和痛苦，像普通人一样去做一些有益的事。

《勒内》叙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姐弟俩从友情发展到“罪恶的感情”，乱伦的情感把两人都抛进了痛苦的深渊。这类故事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然而，夏多布里昂的描写方法与众不同。他对姐弟之间的感情并不做过多渲染，阿梅利对弟弟的思恋只是她的独白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但他却在阿梅利埋在心中的秘密给勒内造成的痛苦上大做文章。作者把主人公之间的痛苦感情描写成一种“模糊的思慕之苦”和莫名的忧郁。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却极其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初在法国普遍存在的“世纪病”，非常成功地在读者中引起共鸣。作品于1802年首次发表在《基督教真谛》一书中，作为《论情感的模糊》一章的例证。发表后的三年中，作者修改了五次。1805年起和《阿达拉》合在一起出版，一直是读者喜爱的小说。

夏多布里昂的这两篇小说都与宗教有关，他竭力宣传和捍卫基督教的权威。读者不难发现，在他

的作品中，基督教始终和文学同在：他通过描绘美洲原野上的落日和宁静的夜景表现上帝的无所不在，用哥特式的教堂、修道院以及传教士文学性很强的说教来表达基督教的诗意，让传教士的“美德”感化堕入情网的青年人的心灵，从而试图唤起人们对基督教的崇敬。他在《阿达拉》中成功地刻画了奥布里神甫的形象。奥布里神甫虽然只出现于小说的后小半部分，但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体现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所谓美德，作者用神甫之口颂扬了基督教的功绩，使《阿达拉》成了基督教的一部史诗。可见，基督教的“真谛”完美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

夏多布里昂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小说主人公的悲苦情绪让读者感同身受。这些人物大多处于悲观绝望境地，其感情得不到宣泄，因而整天唉声叹气，心情忧郁。阿达拉因母亲和一个神甫对宗教的狂热和无知，始终处于道德与感情的矛盾冲突中无力自拔，最后不得不走上绝路，成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勒内因从小缺乏家庭温暖和对姐姐的不理解而痛苦不堪，终日耽于幻想，却无法摆脱孤独和

忧郁，最终导致渴望天国，以期彻底脱离尘世的烦恼。阿梅利的悲剧更令人伤感，她好不容易在修道院里得到了心灵上的安宁，却让传染病夺去了生命。这两篇小说中只有沙克达斯的性格或许是个例外，他开朗直爽，敢说敢爱，对生命、对未来都充满信心，他渴望爱情，希望得到天使般的阿达拉的爱。他对宗教一无所知，甚至敢于亵渎上帝，怒斥神甫。但是，他最终还是无法得到爱情，只能眼看着心上人被毒药夺去生命。沙克达斯的性格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到头来也只有孤独和忧郁伴随着他。

夏多布里昂的这两篇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把它们译成中文无疑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熟悉作者的创作手法，更全面地了解法国文学。更何况这两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曹德明

1995年4月24日

原

序

人们对我的作品所持的宽容态度迫使我遵守一条原则，那就是顺应广大读者的口味和听从批评界的建议。

对于前者，我努力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负责青年教育的有关人士希望删去《基督教真谛》中为上流社会写的那部分辩说词，出一版节本。尽管我对支解自己的作品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但考虑到公众的需求，我还是发

表示了人们所希望的节本。

另一部分读者要求把作品中两段故事分开，于是我出了现在这个版本。

我再说一下我对批评界所作的反应。

首先，我觉得从已经购买前几版的读者的利益着想，至少不应该在目前对卖得像《基督教真谛》那么贵的书作出较大的改动。就我本人而言，即使在本世纪，自尊心和利益都不应是考虑欠周的好理由。

其次，从发出《基督教真谛》的出版广告至今为时不长，我尚未能完全了解这么大一部作品中的不足之处。在一大堆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哪些才是对的呢？有的人夸我的题材好，但批评我的风格；有的人却赞赏我的风格，但对题材颇有微词。一方面，有人对我断言《基督教真谛》是作者和19世纪初的一座永恒的丰碑<sup>①</sup>；另一方面，在书出版一两个月以后，有人想提醒我说，批评来得太晚了，因为书已经出版了<sup>②</sup>。

---

① 德·丰塔纳先生。

② 甘格内先生。

我知道，比我自尊心更强的人面对后一种说法或许能有希望得到自我宽慰。虽然周围环境剥夺了我所捍卫的事业中对痛苦的强烈兴趣，《基督教真谛》还是出了一版又一版。如果我没弄错，似乎这部作品出版的时间越长便越能获得公众舆论的好评，好像人们开始不把它仅仅当作“纯虚构”的作品。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在用自己微不足道的成绩在说服那些无疑有很好的理由不相信这一切的人士！除了宗教和荣誉之外，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让我不去服从最为严厉的批评的判决。我并没有被一点成绩蒙住眼睛，也没有把某种赞扬之词当成对我有利的定论，因此，我从不认为应该让自己的作品固定不变。我还在等待：我要让时间去平息成见和消除派别观念，到了那时候，对我的书的看法将会是真正的看法，我将知道如何去修改《基督教真谛》，使它成为我所希望留在我身后的那样，当然，这要假定它在我之后尚能存在。<sup>①</sup>

然而，如果说基于上述原因，我拒绝了别人对

---

① 巴黎已在1828年出版了作者的全集。

整部作品的指责，我对独立成篇的《阿达拉》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我不得不对它继续作修改，这倒不是因为考虑书价或考虑书的规模。几年的时间足以让我了解这个故事中的薄弱点和不足之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乐意听取批评，甚至让人指责我的写作才能，我向那些攻击我的人证明：我从来不故意坚持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题材上，我都随时准备接受比我更高明的见解。《阿达拉》先后出了十一版，其中五次是单行本，六次是合在《基督教真谛》中，如果将这十一个版本作一比较，很难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版本。

我今天发表的第十二版经过了精心修改。我征求了一些“善于批评我的朋友”的意见，我对每一句子进行了斟酌，对每一个词进行了推敲。去掉了累赘的修饰语之后，文笔可能更为自然和简朴。我重新整理了思路，使故事的脉络更为清楚，并去掉了最微小的语言错误。拉阿尔普先生在谈到《阿达拉》时曾对我说：“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关起门来呆上几个小时，我们就能抹去让批评你的人大喊大叫的所有那些缺点。”我花了四年时间重新修改这个故

事，它以后就这样定型了。这是我将来唯一认可的《阿达拉》。

然而，在有些地方我并没有完全按批评界的意思去改。人们硬说奥布里神甫表达的某些感情里含有某种让人受不了的说教。比如，有人对下面一段话非常反感（如今我们太敏感了！）：

“我在说些什么呀！啊，真是自负至极！我就这样谈论人间感情的威力！我亲爱的孩子，你了解它的强度吗？假如，一个人在死了几年以后获得重生，我怀疑他会受到那些曾在他记忆中流泪最多的人的欢迎，人们是那么快地建立了其他联系，那么容易地养成了其他习惯，用情不专是人的本性特点。你的生命即使在朋友的心里也是那么微不足道！”

问题不在于要了解这种感情是否难以被承认，而在于它是否真实和是否建立在人们共同的经验之上。对这一点应该不难取得共识，尤其是对被认为什么也不会忘记的法国人而言。且不说那些被人完全遗忘的死者，有多少活着的人回到自己家里后，在那儿能找到的只是遗忘、怨气和厌恶！更何况，奥布里神甫这段话的用意何在呢？他不就是为了让阿



达拉抛弃她对刚刚自愿摆脱、却又希望重新获得的生活的所有遗憾吗？基于这个愿望，传教士对那位不幸的姑娘夸大了生活中的痛苦，这还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然而，根本无需做这个解释。奥布里神甫表达了一种不幸太真实的情况。如果说不必诽谤人的本性，那么也无需把它看得好过其本来面目。

还是那位批评家莫尔莱教士先生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和矛盾的：

“我的孩子，请相信我，痛苦不是永恒的，它早晚得结束，因为人的心会结束。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之一：我们无法长时间地痛苦下去。”

这位批评家认为，人与对痛苦的这种无能为力相反的正好是人命的优点之一。我且不对那种看法进行反驳，说它是对是错，不过它破坏了奥布里神甫说的那段话的第一部分内容。他是在说，一方面，人们永远不会忘掉朋友；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不去想念朋友却感到很高兴。我要说的是，那位能言善辩的语法学家似乎在混淆词语。我并没有说过“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之一”，那显然是错误的，而是“这是我们最大的痛苦之一”，事实也是如此。唉！人